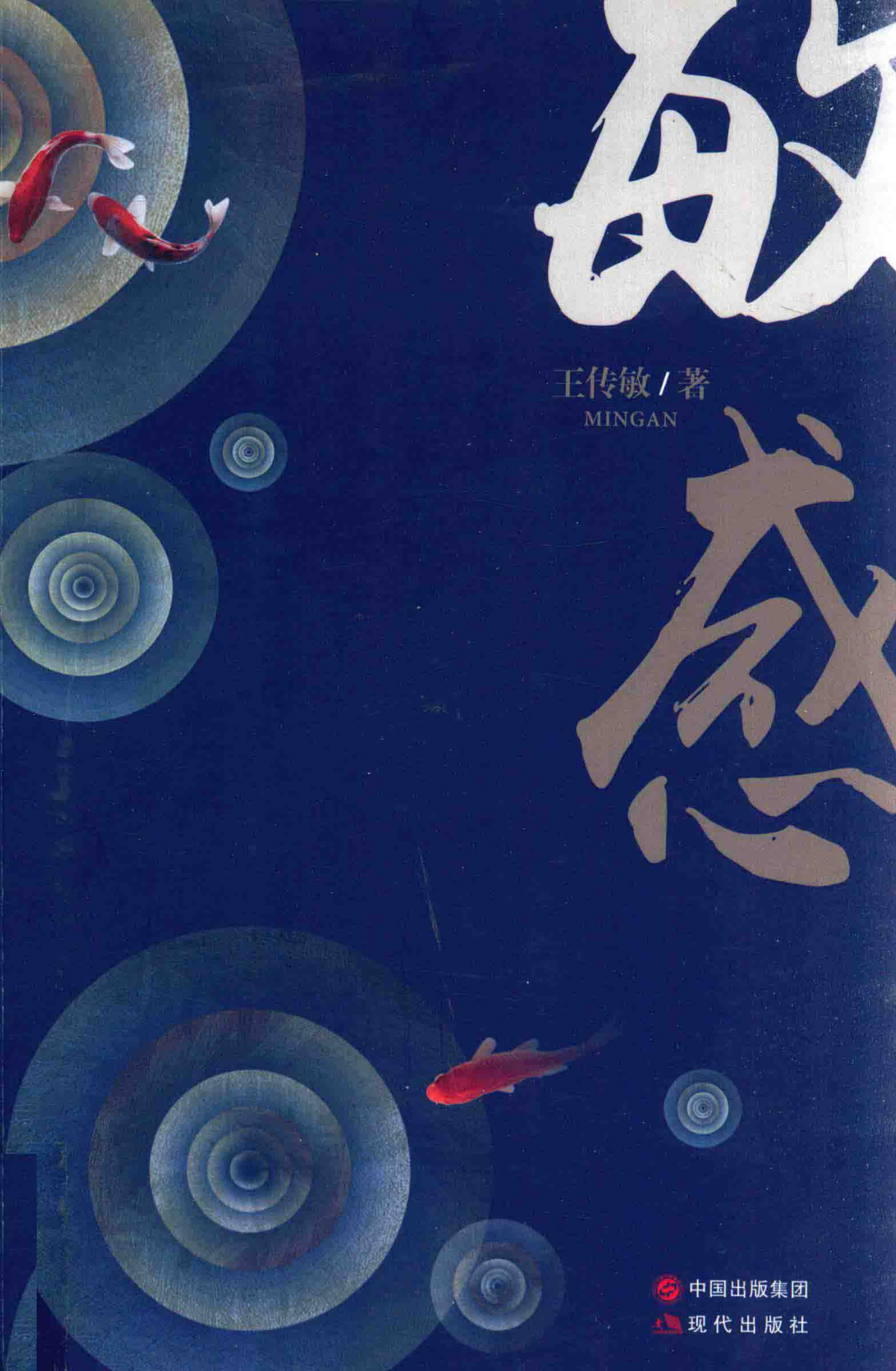




敏

王传敏 / 著

MINGAN

感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感

王传敏 / 著

MINGAN

感



中国出版集团



现代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敏感/王传敏著. —北京: 现代出版社, 2016. 9

ISBN 978-7-5143-5424-9

I. ①敏… II. ①王…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6) 第234404号

敏感

作 者 王传敏
责任编辑 李 鹏
出版发行 现代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安定门外安华里504号
邮政编码 100011
电 话 010-64267325 010-64245264 (兼传真)
网 址 www.1980xd.com
电子邮箱 xiandai@vip.sina.com
印 刷 成都新千年印制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10
版 次 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43-5424-9
定 价 41.00元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未经许可，不得转载

写在前面的话

自第一本散文集《好风如水》问世后，又过了近十年。

这十年，绝大部分时间是在青龙山下的金陵监狱度过的。于我而言，这十年也是修磨心性的十年。

流年抛人，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山川间花开花落，空自寂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早晨被鸟声唤醒，夜晚在山风中入眠。上班，下班，工作趋于平静、简单、平凡，闲静如水。如此一来，倒也是一种福气和幸运，可以沉下心来看书和写作。

细数这十年的学习，大概可以分成两个阶段：

前面的五年，是属于高歌猛进、攻城略地的五年。什么样的文凭都想考，什么样的证书都想试试，只要它跟工作有关。这在本书中《享受考试》一文里已经交代清楚。先是完成了南京大学法律硕士的学习，然后又去冲击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考试，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苦心人天不负，终于几经挫折，拿到了那张大红的入学通知书，很难述说那一刻喜极而泣的心情。导游领域的证书也被我一扫而空，初级导游、中级导游、高级导游、领队证、旅游操作师，一鼓作气收入囊中，尽情地享受着每一次通过时的

快乐，很有过关斩将的豪情。多次亲近大学的校园生活，感觉自己就像个穷汉子，突然跌入了藏宝洞，恨不得去抓住一切能抓住的。那么多的书在架上等待着阅读，那么多的大师需要去膜拜，身体的每个部件都拧紧了发条，与时针赛跑，与分针赛跑，与秒针赛跑……

后面的五年呢？似乎是在哪个地方突然转了个弯。是的，这绝对是一个大转弯，因为从那个时候起，我生活和学习的节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某夏日，突然发现鬓边有了一丛白发，这是什么时候长出的？镜前呆立，不由兴发浩叹。

这还只是开始。连眼睛也开始提醒我身体上的变化了：多年来已经养成了“无夜读，不入睡”的习惯，睡觉前总喜欢翻两页。大概是前年吧，卧床读书时开始觉得有些不对劲，书渐举渐远，总觉得灯光亮度不够，眼前模糊，这是怎么了？在妻子的提醒下，才恍然大悟，眼睛是不是也开始老花了呢。后来，到眼镜店验光，果然，已经老花了。验光师看我有些失落，安慰我：“越是不近视，越会老花得早呢！”内心里不由哂笑自己，以后在妻子和女儿面前再也骄傲不起来了。以前，在她们面前我很自负，读书再多，眼睛也不近视。我经常糗她们：“有些人，书读得不多，还戴副近视眼镜（她们俩都戴近视眼镜）。”

记得少年时，夏日的午后，蝉鸣阵阵，老宅子的院子里，在老榆树的浓荫下铺展开一面蓑衣，摇着蒲扇纳凉，看书。身旁，母亲坐在一边缝补旧衣裳，时不时地，母亲就要唤我替她穿针引线，“老了，无用了，针眼也看不准了。”不料想，今天，我也开始在枕边、案头必备老花眼镜了。时光真是把杀猪刀，刀刀催人老。想起这一幕，百感交集。

是不是，身体在给自己发出某种信号？

某日读书，看到《道德经》第二十三章中的一句话：“故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记得当日情景，恍如醍醐灌顶，这句话狠狠地击中了我内心最柔软处，一语惊醒梦中人。我还深刻地记得，当年的中学英语老师张从开，至今想起他，我依然怀有敬重和感恩之心，每次考试因为急躁马虎而导致试卷丢分，他就会点着我脑袋说：“你、你王传敏啊，就是急躁冒进！”这“急躁冒进”四个字是他给我的诊断，想不到，他眼光如此老辣，竟然会如此将我一生看透。

心性浮躁，急躁冒进，容易冲动，好大喜功，结果却是事与愿违。考证书，是拿别人的东西来证明自己；而做学问，写点属于真正自己的文字，才会让你的思想秀出来，拿自己的学问和成果证明自己。与其挖十口不出水的坑，不如淘一口出水的井！少设定一些目标，把事情做精致些，做深入些。选定一个专业或方向，数年如一日，水滴石穿，聚沙成塔，持久发力，“火候到，猪头烂”，久久为功，方可能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二十岁的时候拼的是文凭，三十岁的时候拼的是平台，到了四十岁的时候，就应该拼的是心态了。这也许就是所谓的“三十而立，四十不惑”吧。大水漫灌，何如精准滴灌？人生既要学会做加法，更应该学会做减法，学会了做减法，才能更好地做加法。做减法不是自己原谅自己、放松标准，简单地认命、消极，自甘沉沦，随波逐流，而是知其“不能”才能“有所能”，知道生命无常、人生有涯，才可以活得更为精彩，更有质量。

据说，印第安人有句土语，翻译过来就是：“走慢些，莫让灵魂跟不上你的脚步。”是啊，生活本来是那么有滋有味，何苦让自己做个赶路人？人生可以拼搏，但不可拼命。结果纵然重要，但体验过程亦不失美妙。

安顿好自己的心灵，廓清了脚下的立足处，确定了方向，工作和生活顿时变得山青水绿、有滋有味起来。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上，便是人间好时节。”这是宋朝无门慧开禅师的大自在世界，禅意幽幽，若无闲事纷扰，犹似拨去浮云见日出，定心见慧，天地间自有大自在。

阅读的口味和习惯开始变了。从过去渴求“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浪漫，沉浸在情节跌宕的小说情节，慢慢开始“关心粮食和蔬菜”，关心曾经过往的历史。以前十分反感清史和民国史，感觉那段历史十分憋气，内斗外侮，狼撕狗咬，乱如一地鸡毛。如今，透过一个个人物的集中阅读，多方位地了解，又发现他们那么个性鲜明，着实可亲、可敬、可人、可近、可信。比如慈禧、沈家本、曾国藩、李鸿章、张作霖、段祺瑞、陈独秀、胡适、严景耀……换个角度，换个讲述者，那些久已风干的历史似乎像菊花茶一样，鲜活地绽放在滚烫的开水中，一如当初的盛开。一些有趣的书籍也跃然案上，就像2016年的夏季集中阅读的“历代笔记小说丛书”：《小豆棚》《新齐谐——子不语》《耳食录》《萤窗异草》《里乘》《夜雨秋灯录》《女聊斋志异》……古人在案牍之余写下的文字，隔着数百年，今天我在夏夜读来，文字依然雅致、轻盈，满溢野趣。

外出旅游的线路也迥异以前。旅游目的地不再奔着游客扎堆的所谓风景名胜，拿着相机也不再想给自己拍照，更多地探访迹近湮没的小街旧巷、荒村野道、古刹断桥，寻访那些记载在过往史书典籍中的陈旧遗迹，伫立在彼处，比对着往日文字记载中的繁华艳丽与今日眼前的残垣断壁、青苔漫漶，在磨洗中辨认前朝旧事，吊古抚今，神交古人，思绪悠悠，谁人能不起风尘浩叹？

以往，由于长期从事办公室文秘工作，养成了开夜车的习惯，

常常熬夜到很晚，现在，也要关心起身体每个部位的变化了。这也是早生华发与眼睛老花给予的警示信号。温室大棚蔬菜把餐桌搞乱，空调把季节搞乱，城市把昼夜搞乱。以前，我喜欢夜晚加班，白天却是昏昏沉沉的，该睡的时候不想睡，该起的时候却起不来，这不符合天道和人道应有的伦理。天人合一，说的是天道与人道要和谐，人体内的小宇宙要与外部的大宇宙同频共振，不能对着干。对着干，身体哪能不起病症？明白过来这个道理，该睡的时候，马上就丢下手头的事情，上床睡觉；该起来的时候，绝不贪恋枕头，立马翻身下床。五天为一候，三候为一气，是为节气；全年分成七十二候、二十四气，老祖宗是聪明的，给我们留下这宗宝贝，这可是生活的真宝典！“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迟日江山丽，春风花草香。泥融飞燕子，沙暖卧鸳鸯”，“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吟诵这些诗词，体味着古人天人合一的细腻情感，节气变换之间，物换星移，多么美妙！关心天气变化，关心身体变化，享受每一个时刻。

复旦才女于娟以其抗癌的生活经历写出了《活着就是王道》：失去才知道珍贵。位子、票子、房子、车子、文凭、成果……当然是多多益善，细大不捐。可是，到末了，却发现，没有好的身体，什么都承载不了，神马全成浮云。身体好着，才可以做好事情，把事情做好，这也是王道。

人到中年，心境变化，开始享受生活，享受着手头做的事情，做自己快意的事情，不管这一天是晴天，还是雨天，都面带微笑去接受了，晴天到广场晒太阳，雨天在窗前听雨，生活真好！何况还有书读，还有朋友谈心。更为开心的是，2014年，我入选中央政法委与教育部联合开展的“双千计划”，到南京财经大学法学院任教，走上讲台，竟然过了一把高校教师的瘾。还要感恩的是，2015年的6月，幸得组织关心，我又回到了母校——江苏省司法

警官高等职业学校，得以更多地享受校园时光。

这本书的出版，是对自己过去岁月的纪念和告别。

回顾以前的文字，包括前一本《好风如水》里的文章和本书里的一些散文，过于沉湎风花雪月式幻象，过于追求华丽的辞藻，过于追求情节的安排，常常是为“伤情”而“触景”，这样的文字，现在回想起来，真真有些“为赋新词强说愁”。无浪漫不青春，因为是岁月中形成的文字，所以在收录入集子时原汁原味，不加修饰，从中可以看出自己的轨迹，敝帚自珍，结个集子，算是纪念，与往日道个别。

这本书的取名，与“敏于行，讷于言”无关，与“多愁善感”无关，其实并没有什么深言大义，仅仅是取我的名字里的一个“敏”字，因为文字都是“小我”的个人生活、学习、工作感悟，合二为一，是为《敏感》。这些文字都是个人的感悟感喟，能有一个陌生或熟悉的你来读，借助文字作心灵的交流，慢慢咀嚼过往生命，这也是我的福分。

今年我四十五岁，已进入人生之中年，恰似季节于夏秋间转换，夏花绚烂之后便是秋叶之静美，上苍安排得如此之好。

秋来登高，把酒临风，看渚清沙白，苹天苇地，鹤舞白沙，我心飞翔，好个金秋！

以上文字，权为自序。

丙申年初秋

目 录

志往来

童年心灵史漫笔	002	
感悟清明	043	
故乡的树	048	——
还记得那座桥吗?	054	01
人在金陵	058	——
在青龙山的那一边	061	
告别金陵	064	
再进警校	068	

忆亲朋

近十年了，再想想那个人	074	
二姐，今夜我再次想起了你	078	

母亲不能实现的梦	087
三只寿碗	094
十九年前的那轮冷月	100
父亲，从这一天您开始老了	104
温暖的摇篮曲	110

学无涯

大山脚下的孩子	116
在旅行中沐浴法律精神	120
走过北大	126
走上南财大的讲台	131
亦狂亦侠亦温文	135
享受考试	142
触摸民国的温度	148
他曾如此了解中国人	152
南京图书馆的“老读”们	158
读黄金明的《少年史》	163
这一天比任何节都重要	168

思古今

戴季陶与南京考试院	172
概说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	180
狱中瞿秋白	185
陈独秀父子三人与监狱	192
从夏朝出发	197
旧文拾遗·鲁迅《谈监狱》	203
听说德国的监狱	209
漫谈监狱警察精神	214
监狱的标语	218
漫谈中国古代监狱建筑	224

03

走天下

风雪走江西	232
玩味个园	240
慢城镇江	248
去台北故宫博物院	252
视觉的盛筵	259
武夷山的茶	265

婺源的古树	271
西北望	274
湘西归来	280
新疆七日	283
雨中探访新中国监狱的摇篮之地	293
中国传统监狱建筑小品漫谈	298
跋	305

志往来

ZHI WANG LAI



童年心灵史漫笔

我的童年有池塘，但没有榕树。但我的心里，一样流淌着和罗大佑一样的情感。

隔着八十年代，隔着九十年代，隔着新世纪又一个十年，隔着那么多长长的夏日、绚烂的秋天、萧条的冬日，隔着这么多的车站、码头，隔着中学、警校、南大的校园，隔着无数烟雾缭绕的饭局、柴米油盐的小家庭生活，隔着逐渐星星的两鬓，隔着起雾的眼帘，至今回头望去，故乡童年的春天依然是那么新鲜、那么干净，依然是花谢花飞花满天，依然是忙趁东风放纸鸢，依然是挎着竹篮去麦田剜荠菜，仿佛是刚点出的豆花，依然冒着氤氲的热气，吹拂一下，就水淋淋地呈现在眼前。

故乡在苏北赣榆，一个农村，毗邻山东临沂地区的临沭县。

村名叫“石门头”，为什么叫这个名字，至今无法考证。有一个说法，是与八十里外山东临沭的一个村子“石门”有关系，先辈上有人从那里逃荒到这里落户的，但是，缺乏确凿的证据，按下不表。

大村由前后五个小村子组合而成，除了最南边的一村与其他的村落隔了一条河，其他的村子之间没有明显的分界线，都是犬牙状交错在一起。从南向北数，一村是在南河的南岸，与其他村子隔河相望，属山东省管辖；二村、三村、四村是属于江苏的；五村临近北岭，属于山东管辖。整个村子坐落在一个盆地中间，南、北、西都是高低起伏的山岭，中间一条蜿蜒的河，从村子穿过。

这是一个“三不管”地带。

历史上多次进行区划调整，结果就是人口区划混乱，甚至有的人一家人都可以分在两个省！举个例子你就知道了，以前，我本家的一个大爷（伯父）参加革命工作，就地转业到山东临沂专区工作，按照农村人的说法，就是“吃国库粮”的，属城镇户口；而大娘在老家，属于庄户人，孩子随母亲，后来划省界的时候，分在江苏，属农村户口，公粮交到江苏。一个家都可以分成两个省份！多年以来，我们村就是属于一个行政权力触角很难伸到的地方，两省三县（赣榆县、临沭县、东海县）人口杂居，互相通婚，计划生育工作到了这里，基本上就是望洋兴叹。江苏来检查，就跑到山东的亲戚家；山东的来了，收拾一下，胜似闲庭信步，坦然地来到江苏地界。

村里有几大姓，胡姓、袁姓、王姓、郭姓、孟姓、李姓。每一姓都有几千人口，合起来就是三四万人口。

这么多的人口，拌个嘴、打个架的，也不稀罕。庄户人过日子，十个指头有长短，舌头还有碰到牙齿的时候，总有一些嫌隙发生。有亲兄弟之间的，有妯娌之间的，有族人之间的，为孩子，为地界，为财产，为养老……五花八门，先是指桑骂槐，借孩子、借畜生出气，然后就是短兵相接，互相攀着低矮的墙头高一声低一声地理论，吵着吵着，就开始升级，抄家伙，动武力，常常就

打得血头血脸、衣衫褴褛，有打架的就有劝架的、看热闹的，劝架的多为族中“老杠”（长辈）。听劝的呢，就此收兵，嘴里虽然还絮絮叨叨的，也就是借坡下驴，扯着老婆孩子回家，门一关，该干吗干吗。万一双方战斗甚酣，不听劝，劝的人也就掉头走人，闪在一边看热闹，一直等到互相泄了劲头，再去劝，也就罢了。农村缺少文化娱乐节目，不读书不看报，电影也是半年多来一次，这看打架的热闹也算是一种集体活动吧。有抱着膀子的，有端着饭碗的，有倚在树干边纳鞋底边瞅着的，有伏在墙头探出头的，只看，不去掺和。但这仅限于同族同姓之间的摩擦和矛盾，一旦争议的内容涉及族与族之间，情形就是另外一状态，有人招呼一声，无论亲疏，不问青红皂白，立马就如蚂蚁过河一样，抱成一团，一致对外，抄起手边的家伙就上，先打起来再说。

再远一些的历史无从考证，最近的一次大规模械斗，发生在“文革”期间，起因是袁姓一姑娘被孟姓的一个小青年耍了“流氓”。先是两家之间进行打鬥，后来发展到有数百族人参战，一直到最后，双方合计有老老少少200余人参加械斗。武器有钉耙、抓钩、榔头、铁叉等，轻伤37人，重伤12人，死3人，械斗最终结束得非常壮烈。被侮辱了的袁姓姑娘从大队部民兵连长那里偷来一颗手榴弹，奔向孟姓小青年的家，毅然拉响了导火索……公安派出所最后虽然也派人来了，但作为械斗始作俑者的两个年轻人都已经丧生，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一、花树草

童年，每一天似乎都是那么的漫长而遥远，时光的钟摆在这里被拨慢了速度。